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九

西十一月丙申蜀主王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亭去成都

城七里因以爲名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效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

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唐李

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蜀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

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

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二百九十里所在迎降改正通鑑原文於繼岌至劍州下有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

後唐同光三年

王宗壽以遂合徽通昌五州降二十二字今按五代史王衍傳繼
發營以書招宗壽宗壽不降隨衍東遷及衍死亡命熊耳山則宗
壽之立節殉忠彰彰可據故從而改正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元門嚴兵自衛蜀主及

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

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

家其子承洎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

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綿州西至倉庫民居已

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綿州謂之左綿以水深無舟楫可度

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

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

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

關丁未進據漢州

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

居三月後軍始至宗弼遣

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

公首建伐蜀之策

事見上卷上年

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

然馳入成都

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

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

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

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王衍命翰林學士李昊

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鉞草降書

降表以上皇帝遣降書以達軍前

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嘏王宗弼稱蜀君臣久

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樊威

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賁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

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

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鷄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鷄坊

內外馬

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俾乃免死凡

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

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

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

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

安撫軍城

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衍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

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吾家物矣以獻為啗其物而遣之李紹

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

都統繼岌也

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

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王衍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

按薛史升

遷橋在成都北五里

衍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繫首百官褻絰

徒跣輿輓號哭俟命繼岌父壁崇韜解縛焚輓承制釋罪君臣東

北向拜謝

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

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

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考與曰賈縡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

史因之按唐軍九月伐中維洛風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賈縡辭史之誤也

得節度十

武德武信

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州六十四

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建梓

通洛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

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其以千萬計高季興

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

高季興勸伐蜀見二

梁震

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馬

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

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

傳晉陸公廣嘗菟裘吾將老焉

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唐主存勛優詔慰諭之

歐陽修論曰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于題龍麟鳳駱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

嘉瑞莫不畢出于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
以知之矣夫破人之國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
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于五代之際又
皆萃于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
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橄相
從樸橄小木以喻董璋董璋小材也反咕囁於郭公之門咕囁細語也謀相傾害吾為都

將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為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

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

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前難節度使

董璋為東川節度副大使又東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
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瑄見崇韜請以工部自尚書為東
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故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為難及所
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

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勳凡六十日而唐不及
二句崇勳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勳始表璋領東
川之日耳非降制日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勣不得以軍
法令之此崇勳之所以保護董璋

也不及二句亦恐誤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陟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

任劉時以工部
尚書參預軍機

崇勳

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存道遣宦者

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

郭崇勳崇勳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展

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至以寶貨

妓樂遺崇勳及其子延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榻而

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昭後也賂崇勳求為節度

使崇勳陽許之

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勳以勳帥許之按崇勳
有識略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

人所不爲也蓋於時宗弼尙據成都崇韜

惡其悔而遣使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 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

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

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

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

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用之

豈可棄元者

於繼岌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

岌與崇韜互相疑貳

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爲李紹英反崇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爲殺郭崇韜

本會宋光祿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誅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

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喧譟崇韜欲誅宗

弼以自明己已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

罪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王審

知卒

年六十四

子延翰自稱威武閩後

延翰字子翼審知長子也

審知狀貌雄偉隆

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審知雖起於羣盜爲人儉約
好禮下士唐末名流避亂閩中者審知皆禮用之又建學四門以
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患一夕風
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露港審
知旣卒汀州民陳本聚眾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
將兵二萬討之 癸酉王承休王宗泐至成都憲魏王繼岌詰之
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
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
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丙
子憲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
洛陽

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鎮

孟知祥據蜀長本 唐主存勳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

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志不欲其在朝廷

段徊必宦者

皆曰北都非張

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

魏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

今國家新得中原

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

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

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

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又以武德使史彥瓊為

鄴都監軍

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早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

彥瓊本

伶人也有寵於唐主故用之時正言已昏聩魏博等六州軍旅金

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初唐主存勖之戰河北也得魏州銀槍效節

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

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元年

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

賴其用驟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

資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和

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

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日上東右日永通望諸州漕運

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爲

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

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樂壬午宿龍淵癸未還宮自

沙至龍淵其道皆在洛陽東接薛中李遇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

道路者伊汝閒饑尤甚衛兵所過資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

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於漢宮

漢主劉巖改元白龍更名曰龔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

滔求昏於漢漢主劉龔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唐之南詔也

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獲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使符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人思皇帝舅奏流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詔體後有督爽陀西忍收王寶符勸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榮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嫺親之意語亦不遜

憲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閏月己

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唐主存勖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耳乃能爲我平定兩川吾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傷吾猶憶先帝秉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于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 唐主存勖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尙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

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

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

除折納紐配之法

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細數而科配之也

農亦可以小休

矣唐主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丁酉唐詔節制所署

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

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

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庚子唐彰武係大節度使

兼中書令高萬興卒

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襄陽節度使延唐以延州置係塞軍岐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

係大

以其子係大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

唐主存勳以軍儲不

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令楊

氏未減不宜示以虛實

謂吳近在淮泗不宜使之知中興虛實

乃止

辛亥唐立弟

存美爲邕王存霸爲永王存禮爲薛王存渥爲申王存乂爲睦王

存確爲通王存紀爲雅王 唐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

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驃馬亦不可乘

驃馬也以前宦官俗呼驃馬爲改馬即驃馬也

驃音利又音情律音戒

況任宦官立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知

柔時爲都統牙通

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

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

留未還唐主存勣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兒禮節

又促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

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

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立善自爲謀

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

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
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
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又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
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
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
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語
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
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
唐主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馳詣成
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
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

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快然使殺崇之命夫成敗之機閱不容髮安能緩

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唐

主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寧后不得請退自

為教與驍寇令殺崇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

石壕村者也九城志陝州陝縣有石壕口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

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之死也孟知祥治道而行非能救郭崇初楚

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

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為錢

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

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

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吳越王錢鏐遣使者沈瑫致書瑫音以受

王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瑯還
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初吳鎮南節度使封信既
破譚金播人有言其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于金陵見徐溫溫
與之飲博信掬六骰于掌中厲聲祝曰令公疑信有二心雖傾西
江之水難以自滌今以骰卜之如果不負公六子當成渾花如得
雜彩是信誠負心矣卽當自拘司敗不煩執縛也溫遽止之一擲
六子皆赤溫慙且賞其精誠卽令之鎮既而唐遣諫議大夫薛昭
文使福州假道江西信出勞之謂昭文曰亞次唐主小字亞次亦云亦聞
江西有劉信乎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
信吳有劉信君還可謂亞次當來較射于淮上也乃酌大卮望身
旗鉞首百步鉞音皮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

後唐同光三年四年

自謂言訖而箭已穿體矣昭文爲之悚然旣而威名日盛溫終疑之及唐滅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言備內實奪其地也

丙唐同光四年四月以發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是歲蜀
改亡國建國凡四國三鎮閩王王延翰被殺弟延鈞嗣 春正月

庚申唐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自官數千人詣洛陽 唐河中節度使尙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唐主存勖故

舊且有功

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爲

唐主又待之素厚其諸伶宦求乞一切拒不與大軍之征蜀

也繼麟聞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

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

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

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

陳至誠則譏人獲罪矣癸亥繼麟入朝

爲繼麟得
罷張本

王繼岌

將發成都令任闡權知雷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

部署行
雷已定

也 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敕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費端

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敕殺招討

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

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

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擣碎

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澄陽李崧謂

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

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郭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誓

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刻為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

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滄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

久之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唐魏王涯通謁

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唐主

存勗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逐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戊辰唐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

民極賜將卒去畱帖然 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閩汀州人上年十二月契

丹主節律阿保機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慎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

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為熟女真江之北者為生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恐唐乘

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唐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

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在洛陽者也於是朝野

駭惋羣議紛然唐主存勳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
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
崇韜猶免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有
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
勸唐主速除之唐主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
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
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
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
年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
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
於許州匡國
軍於同州至梁之唐兩易
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
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

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
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
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
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宋之以聞於唐主故宋友
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
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
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
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
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唐魏王繼岌畱馬步都指揮使陳
雷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延壽右
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

李延厚成成都

為諸將死蜀卒為

甲申繼發成都命李紹琛帥

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率中軍一舍

三十里為一舍

二月己丑朔

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代郭崇韜也

憲魏博指揮使楊仁

最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朝議以鄴都空虛恐兵至

為變敕留屯貝州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第

見京師殺其諸子遂訛言云崇韜殺繼發自王於蜀故族其家鄴

人聞之正爾疑駭而朱友謙子建徽為涇州刺史唐主存勗密敕

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

魏州魏博巡尉也故密敕建徽

彥瓊祀其夜半

馳往涇州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

往

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賊

因訛言云皇后以繼發之死歸咎於帝已

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

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

謂因魏博兵力以破梁

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

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

使相見

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

國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五里今聞皇后弑逆京師

已亂將士雖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

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

又劫一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

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

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

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

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

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

九城志

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復以爲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

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

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

備晝夜倍道安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復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復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復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

帝卽位於魏州以牙城爲宮城

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

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尙誰

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

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

諭遣之眾推在禮爲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畱守張憲家在鄴

都去年張憲自鄴都張守遷北京其家尚畱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

封斬其使以聞甲午唐以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唐史彥瓊至洛陽自鄴都逃唐至洛陽

主存勳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

之後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唐主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

舊將已所善者唐主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

可辦也紹榮元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

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勝唐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

公復欲咕囑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發軍還至武連武連漢梓潼縣地宋

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遇敕使諭以朱

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

城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也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

李唐記云肆溪東五十里有東西間之以誦廷不委己殺令德而

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

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

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謂朱友謙以蒲同用今朱郭皆無罪

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

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朱友謙晉封

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補註史武等七人以決不復東矣是日

朱友謙舊將見誅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 後唐紀四

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五萬

戊戌唐李繼岌自成都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

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啟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後明宗復令李繼岌歸鳳翔己亥唐魏王

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勸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

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昭監軍李延安追討之考異曰

韓己亥繼岌奏康州孝友遣任圜追討後延孝丁酉叛于利州

周己亥奏報已至洛陽未己亥魏王至利州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鄧存舉繼岌署任圜為副招討使令率七

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昭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庚子唐

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者也據城自稱安國

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即辛丑唐任圜先

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闕下之

忠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

王李紹榮至

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爲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救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主存勗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甲辰夜唐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唐主存勗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倖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唐主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

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死存乂因從謙肉不自安

因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

唐主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

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

家之所有安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自親軍皆不自安爲張破敗作亂

郭從謙弑逆本乙巳王衍至長安唐主存勗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先是

唐主存勗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洛陽但食其俸戍申始命護國

節度使永王存弼至河中旣殺朱友謙故令存弼赴鎮以代之丁未唐李紹榮以

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眾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

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

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雷利州待之未得

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
景戡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存勗欲自
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
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唐主小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
畱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
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
言之唐主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兵討鄴都

唐延州言綏銀軍亂

綏銀軍爲夏州巡屬延州以鄴鎮奏言之耳趙瑄聚米圖經宋康定廢

開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唐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曾任圍討李紹琛唐主存勗

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

孟知祥妻太妃

弟克讓女也故呼爲孟耶俗謂婿爲耶也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

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

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眾詢之曰有少壯勇

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

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于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

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爲招討使也以張礪爲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岌以任圜爲

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收礪以募屬從軍圜從之使趙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

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

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三月丁巳朔唐李紹真奏克邢州擒

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于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

下而殺之辛酉唐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壬戌虜李嗣源至鄴都營于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

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

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史甫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歷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眾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

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

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

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蒞院魏博之軍近從馬

直數卒誼競還欲盡誅其眾

謂王溫等亂也鄴從譙因王溫亂後始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

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眾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

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

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

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紹眞等入城城中

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

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

李嗣源以舊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契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焉而魏兵作

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分出收之

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眞所領者也在禮

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

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于金鴈

橋

金鴈橋在漢州雒縣東馬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

九域志綿州東北九

十三里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置酒高會

引李紹琛檻軍至座中知祥白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

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

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蓋知祥復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宏實以肇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宏實副之爲李肇等爲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憲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其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畱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率歸之鎮兵蓋鎮州兵也李嗣源本鎮州故其兵相率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

宦官常侍天子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

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勣勣先誘而殺之武甯監軍以

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

元從謂舊從李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放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

殺其元從之

雷彭城者據城拒之權知雷後滔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

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李紹真紹真嘗戰敗脫身走麾下

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剑從之榛棘間以免紹真高其義所歷

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紹真以故得少過

失當時諸鎮辟召僚屬皆以晏爲法

戊辰唐以軍食不足敕河

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唐忠武節度使尙書令齊王張全

義聞李嗣源入鄴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唐租庸使以倉儲

不足頗劾剋軍糧

劾縮也減也

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

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家室不能相保倘不服救懼有離心
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唐主存勳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
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
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
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幸
相惶懼而退 厯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
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
莊宗待魏因魏銀槍軍置帳
前銀槍部後又置金槍軍 唐主存勳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
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曰公等
既不能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唐主憐從
審賜名繼珙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

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

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

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累舊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

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

軍民怨怒公從眾則生守節則死為義誠由此為明宗所親任張本嗣源乃令安

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泰

宿節度使李紹欽即段凝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以備契丹北京石廂

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晉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

理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暇

係州治清苑蓋又改秦州為休州也邱人本姓房名知淵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卻梁兵全晉陽之功嗣源家在

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為李嗣源以王建立

立鎮真定張本建

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

李從珂諱成橫水見

上卷同光三年孟存秋晉之孟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

原仇縣大業初改曰孟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孟縣東北至鎮州一

百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舉

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

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畱後

河北蓋悉從嗣

源

癸酉唐主存勗遣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

思

嗣源自懷

孟犯洛也唐主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

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唐主如鶴店勞之

薛史作耀店

紹榮

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鄴州願陛下幸

關東招撫之唐主從之

關東謂記水關以東

景進等言於唐主存勗曰魏

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

其爲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

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執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勣翰覆視

以爲殺降已不祥何復濫及無辜乃就殿柱揩去衍字改爲家字

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附錄初蜀高祖光大中有一僧持大書隨地誦誦就歸地和尚掃畢即題六字于壁云水行仙曾秦川至是第

遇禍止在秦川驛方悟水行仙者即衍字也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

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衍妾劉氏鬚髮如雪色傾

一國監刑者不忍加誅欲釋之劉氏曰家國喪亡何意求生且吾

義不受辱遂從容就死乙亥唐主存勗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

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獵者多亡去或勸

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唐主亦屢遣之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于帝前以明赤誠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吳越王錢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

鎮東節度使畱後傳璿監國吳徐溫遣使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

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溫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

越聞鏐疾驟而止鏐尋還錢塘

按九域志自瑞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

吳以至僕

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賜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庚辰唐主存勗發汜水

發汜水而東也

辛巳李嗣源至白泉遇山東

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

此盤青竟上供汴河而一者也

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

步都指述使陶玘斬以殉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

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于胙城

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廣濟縣

安審通

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唐主亦遣使北輸密款

于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唐主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

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邱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

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于午嗣源入大梁九城志昨

大梁一百二十里是日唐主至滎澤東九城志滎澤縣西北距汴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

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是汴人吾入

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

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

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

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唐主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

唐主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

叛神色沮喪登道高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家名

曰愁臺也唐主愕然因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

唐主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

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突未唐主還過張子谷新附曰張

唐又云在汜水縣西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

通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

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又索飽帶賜從官內庫使

張容哥稱頒給已盡內庫使亦莊宗所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

社稷皆此關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

客財致此今乃歸咎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

赴河死甲申唐主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

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
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之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晚
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
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
踵嗣源之後而來會于大梁丙戌宰相
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
之唐主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

丙夏四月丁亥朔唐主存勗嚴辦將發黃里騎寔陳於宣仁門外

唐昭宗天祐二年救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黃里步軍

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父已死時王不

出問者皆在禁中故欲奉之以作亂帥所步兵自營中露刃大呼

攻興教門與黃甲兩軍相射唐昭宗之遷洛也救延喜門為宣政

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唐主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

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

主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邨茂林之

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

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

主爲流矢所中廡坊人善友扶唐主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

唐時五坊之一也善抽矢渴憊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

酪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須臾而殂年四李彥卿等慟哭而

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唐主尸而焚之莊宗好優而斃

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

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

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與何福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

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

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

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

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

李嗣源至嬰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鄆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聞之慟哭謂諸將

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

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

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死主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改

此時莊宗未葬尚未有諡而通鑑即豫稱莊宗故改稱先主嗣源之入於鄆也前直指揮使平

浩侯益脫身歸洛陽前直指揮使鎮上前直衛之兵劉昫曰平遙即美平陶縣魏遼國諱改陶為遙唐屬汾州

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齊改平陶為平遙死主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

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

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高麗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

燕國夫人也

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爲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

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而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

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

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

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辰至平陸

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

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爲平陸縣九域志縣在州城北五里隔大河

止餘

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

卯唐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 遽

向延嗣至鳳翔以死主之命誅李紹琛 初唐先主命呂鄭二內

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

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及郭從謙弒逆李嗣

源入洛彥超欲遣戍將應之彥超彥卿之兄也推官河閒張昭遠

亦謂張憲曰得無奉表勸進以爲自安之計乎憲曰吾一書生自

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

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相泣而去有李存沼者先主

之近屬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李存沼薛史歐陽史

彥超傳作有霖莊宗列傳薛史張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有沼者存沼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

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

自洛陽奔晉陽矯傳先主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

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

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

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

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

太原軍府

百官三歲請嗣源監國

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諸王

周太祖皆嘗監國藥太后今日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諺曰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爲稱號也今從之嗣源乃

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

示即眞之漸

下令稱教百官稱

之曰殿下死主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

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

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

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乙未唐

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

安重誨本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

鎮州別駕張

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

按殿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

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宜武成德以爲元從孔日官益山此選爲鎮州別駕也

性纖巧諂事

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監國嗣源令所在訪求諸王

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真謀曰
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
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
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
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爲其下所
殺明日永王存緡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緡削髮僧服謁李
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
取進止存緡行六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
監國使人就殺之辟王存禮及禿主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堯遭
亂皆不知所終惟遣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徐溫
高季興聞唐主之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嚴可求唐有內嬖見二百七十二卷同光元

後唐同光四年

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賁平孫光憲於季興

使掌書記賁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賁平可興三縣唐廢平井可興以賁平縣治和仁城開

元十四年移治祿川縣賁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

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亡國乘吾

之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戊戌唐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賁之曰

吾何負于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番也見上卷本年三月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

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監國嗣源恐征蜀軍

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陝州

其遷至洛陽河中唐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真以備其北歸晉陽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姓名見二

百七十卷梁

貞明五年監國嗣源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刻侵刻窮困軍民

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甸司

租庸使唐卡及梁置內甸司莊宗同光二年置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

專判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

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處時調發兵需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

明宗入立朱丑肅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

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持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并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

自梁始又罷諸道監軍使以死主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唐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

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畱守張錢

已斷浮梁不得渡乃循河而東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

竄匿從襲謂李繼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

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眾而東監國嗣源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冲爲華州都監應

接西師

西師即謂魏王羅岌之師

冲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

使李存敬過華州冲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

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冲歸朝自監國入洛內

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

李紹冲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

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耶

按歐史霍彥威素與溫段有隙紹眞由

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冲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

溫韜段疑賜姓名並

見二百七十二

并放歸田里

壬寅唐以孔循爲樞密使

唐有

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立白建國號監國嗣源

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

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光元年繼

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重彥威孔循皆唐事梁者也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

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為祖又事武皇

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

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

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

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

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繼前即位之禮眾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

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檻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百官

吉服稱賀戊申唐主祠邇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七十五後列國紀十 六 恩補校

唐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憲爲人沈靜

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酒先主賞其文詞以爲記室後歷方面精

於吏事甚有能政時人咸以爲宰相之器而悼其不遇且遭非命

時有害張昭遠者執之以送李彥超昭遠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

主辱臣亡死而無悔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乃以爲北京

守推官任闕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唐主嗣源慰撫之

各令還營甲寅雋大赦改元天成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

教坊百人應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

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

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

四節聽貢奉元正冬至端午並降誕節爲四案五代會要唐成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爲應

聖節毋得敝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塗毀選人

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唐同光二年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

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

銓侍郎應舊以尚書之大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東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例置議者

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敕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并東銓西銓為三銓五月丙辰

朔唐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圜仍判三司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

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重誨忌之為安重誨

諸殺任憲武甯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

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紹

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其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

立許之從簡陳州人也方敵數人又善用槊先朝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繫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遣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令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丁巳唐初令百官正衙

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

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射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

憲宦官

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

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唐主嗣源之姪也唐主嗣源以前相州

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

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貞明二年

壬戌以金全爲振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

丙寅趙在禮請唐主嗣源幸鄴都戊辰以在

禮爲議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

趙在禮實爲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

李彥超入朝唐主嗣源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

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

走鎮定軍皆庚午以爲建雄置後甲戌憲加威武節度使王延

翰同平章事唐主嗣源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

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與樞機今

事相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置侍講侍讀近代置

直崇政樞密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始置爲樞

密院以宰臣兼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

士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合要

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卸殿爲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閒接卸

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合要爲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

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節中興殿而生

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曉

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

日中謝無宜後時會奏固陋雖中謝於端明殿

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後詳於本殿人士榮之

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丙子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

資台臣監甫卷三百七十五後列國紀十八思補

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戊寅遣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

使重誨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荆故日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遣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六月丁酉出城

復還作亂

控鶴梁之侍衛親軍債驥而憚遠戍故作亂

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遜

邇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爲帥彥饒曰汝欲吾爲帥當

用吾命禁止焚掠眾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

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

眾大譟於建國門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眾四百人軍州始定即

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庚子詔以樞密使

孔循知汴州收爲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蜀百

官至洛陽改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日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

食而卒

蜀置永平軍於雅州

唐以鄧平章事王鐸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

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辛丑唐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

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乙巳唐主嗣源敕朕二名但

不連稱皆無所避

戊申唐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李

繼嚴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唐主嗣源為之誅柴重厚

柴重厚不

納繼嚴見上

卷本年二月繼嚴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掣願貸其過唐

主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表求襲忠萬三

州為屬郡唐主許之

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建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既敗三州歸唐季

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與兵致討張本考

翼曰莊宗實錄云王建平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

郡雲安監有權臨之利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

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嚴十國紀年荆南史天

成元年二月王表請襲忠萬州及雲安監募本道莊宗許之詔命

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

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會獲
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云討西
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渾爲屬郡三州既定季
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
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昭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
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
忠萬夔三州旦夕賜于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同歸方欲
陳論使值使移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
于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爲屬郡薛史誤云奏收復也
行年記差謬最多不可爲據或者夔州雖自降於繼岌季興表云
收復三州據爲己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臣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

導左右班殿直太子侍官也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

唐主嗣源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臣于可洪與魏博成

將互相奏云作亂唐主嗣源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于都市

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劔建平將校

百人亦族誅 壬申唐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時依盛唐之制

百官轉對名 契丹主耶律阿保機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即唐高麗之夫

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也有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即鴨綠水也更命曰

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

元帥太子為突欲奔唐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羅屈之恭中國文字改焉唐主嗣源遣供奉官

姚坤告哀於契丹阿保機聞同光主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

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

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

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唐主所以即位之由阿保機曰

漢兒喜飾說母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

乎引左傳申叔之言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大皇王初

有國豈強取之乎唐言阿保機不肯受代擊滅七部事也阿保機曰理當然又曰聞

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安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
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
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
之北吾亦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阿保機怒囚
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
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丙子唐葬光聖神閔
孝皇帝於雍陵雍陵在河南新安縣考異曰實錄乙未梓宮齊引
是日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册文云丙子今從
之 廟號莊宗 丁丑唐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

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
王建立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

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
討擒劉殷肇以為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己卯唐置彰國軍

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有應州故蜀大
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皆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

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瀋意金城部以明宗所
生之地立以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胡奴須知
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詳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
邪執宜待河東始係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山是而基霸業故以
其地置
應州也 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唐主前或時

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
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眾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
王慘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
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彊奪民田縱
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
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 辛巳契丹主耶律阿保機卒
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
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大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

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爲述律后囚于阿保機墓張本

癸未虜再貶

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 虜

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

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

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

欲奉爾保機之喪將其眾發夫餘城 初虜郭崇韜以蜀騎兵分

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甯遠等二十營凡二萬

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

內外又置義甯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成管内州縣就食

因分戍而

生就食於所戍州縣

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成成都境內 唐王

公儼既殺楊希聖

事見本年三月

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爲治嚴急軍府眾

情不願其還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

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開

又屬

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已為帥唐主嗣源詔除益州刺史公

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置唐主乃從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

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

九域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

公儼懼乙未

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并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

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

陽九域志潁州額上縣有正陽鎮在淮津之西進之東津日東止陽則吳境也

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

吳若用我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我為相取吳

如囊中物耳

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而唐終不能有所為也

庚子唐

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

唐西川節度使孟知祥遣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

諸州習水戰以備襄峽 癸酉唐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

歐史曰趙德鈞益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爲軍使莊宗滅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 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

養子延壽尙唐主嗣源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褚

令劉邠之子也 唐加楚王馬殷守尙書令 契丹述律后愛中

子耶律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

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

爭執德光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

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

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

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

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

為政事令國史異月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

告哀於唐 壬午唐賜李繼職名從職 冬十月甲申朔唐初賜

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

已成之衣 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

稱大閩國王立官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

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憲靜難節度使毛璋

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

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為安義軍尋復舊璋

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久之乃肯受代

庚子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六十九

卷樂乾 初文進在契丹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

此益彊同光中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甯歲爲中國患

者十餘年至是爲契丹守平州唐主嗣源卽位遣閒使說之以易

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援遼今莊宗初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

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眾十餘萬車帳八

千乘奔唐爲後盧文進又奔淮南盡本初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之滅蜀也謀

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緒聽以金銀絹帛充晝夜督責有自

殺者給軍之餘猶存二百萬緒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

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齎侍中官告賜孟

知祥因以爲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徭兩川征賦且督蜀犒軍餘錢

送京師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不奉詔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

輸之可也州縣諸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

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

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妻莊宗從妹也陰欲

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嚴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

觀賜酒饌饗餼及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度使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泗州時屬吳李嚴但虛領防禦耳自請為西

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宏昭

為東川節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啟

滅蜀之謀亦見二百七十三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

張本詳所電舊制吏部給告身先書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曰

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使察屬

練防禦日後即中書帖官告院素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

入直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較下後並合是

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

游曰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貞元後

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唐世宗除劉仁贍制中告乃用紙在金珍亨

卷二百七十五

尚書之子處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受敕牒以照驗供職無錢故不及取

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敕文班承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給諫給事中諫議大夫

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

費無多朝廷遂以官祿何惜小費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給賜之貧者不能給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而編為敕甲劉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或申之以訓誡而受言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

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

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某階

皆以入銜也帖號謂帖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

以諸衛將軍郎將之號州鎮戍行吏皆得銀青階及懸官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帥史臺官謂之懸官此亦謂試銜

州鎮戍行吏皆得銀青階及懸官

州鎮戍行吏皆得銀青階及懸官

州鎮戍行吏皆得銀青階及懸官

官也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閩王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

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

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爲建州刺史

延稟本周

氏子王審知延翰與審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

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

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繁紆幾數百里而水勢

尚遠輕舟羽檄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

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趨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

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

惡目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弑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

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爲威武節度使

王延鈞審知夫子也

癸

巳遣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庚子唐主嗣源以子

從榮爲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唐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

洛陽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義

其也其大數以萬爲等數萬至萬萬億是萬萬爲億又從億數至

億種之閒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

稱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

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時朝廷方既乏賴

此以濟 是歲吳越王錢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

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考異曰開自若唐末亂開錄云同光四

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勤

貢奉而陰爲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

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僞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

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錄封此山爲壽星寶石山其詔

刻之於石雖經錢鏐其文尚可讀後趙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

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

公韓闕王事述云同光元年梁策錢鏐爲尚父來年改保正元年

承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堯林仁志王氏啟運圖云同光元年

梁討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子世宗繼永隆二年吳越世宗崩子吳王公緒繼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崩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丁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春正月癸丑朔唐主嗣源更名亶

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

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

自言嘗受密詔許便立從事謂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然後表

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知祥救李嚴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

乾化二年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唐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孔循少給

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遣

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緊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御前唐主竝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號爲沒字碑臣旣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

馮通事晉王克用爲

河東掌書記

旣退孔循不掛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

圜乃何人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曾須相之因利疾不朝者數日唐主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

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寶

煎其汁以取蜚蜮之轉也蜚蜮蜮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蜚蜮之為蝨合

智在於蜚丸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

且之俗名為蜚丸陸佃雅曰蜚蜮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循

閒經營穢場之不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人之轉車

與重誨其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

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邪之曾孫也道世本農家狀貌質野

朝士多笑其陋嘗入朝吏部侍郎劉岳兵部侍郎任繼在其後道

行數反顧繼問岳曰馮公何為反顧岳曰想遺下兔園冊耳兔園

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恬

然不以介意 戊辰閩建州刺史王延稟還州王延鈞送之將別

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逕謝甚恭而色變

為王延稟再下攻 庚午唐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引

延鈞而收死張本 繁囚即漢書所謂緣囚徒也自唐以來 憲西川節度使孟知祥

禮遇李嚴甚厚嚴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

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

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

眾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

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速

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敕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

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人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入作司之人作工匠

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宏昭在東川朱宏昭爲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令聞之

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宏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

免 癸酉唐以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

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既非京邑又握兵柄地視權重從榮惡其偏也故不悅爲從榮忌從

厚張
本

己卯夏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吳馬

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
知誥乃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吳王楊溥優詔不問知誥
同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 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耶律阿

保機於木葉山

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是兩處通鑑後

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 述律太后左右

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
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
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
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

墓中思溫亦得免 唐主璩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

州二月戊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領甯國節度使甯國軍宣州吳屯

盧塞軍盧塞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甯軍東至滄州一百里西至蘇州百七十里代泰甯節度使同平

章事房知溫歸兗州房知溫本兗州庚寅璩以保護節度使石敬瑭

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時鎮陝州丙申璩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

爲景州副使既至遣使族誅之討其弑君之罪也璩荆南節度使高季

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

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臣也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璩除

奉聖指揮使西方鄰爲刺史五代會要應顯元年改龍武神武四

也應順乃閔帝元年十指揮爲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而此時已有奉聖軍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

回魏王繼岌之滅蜀也遣押牙韓瑛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

浮江而下季興殺琪等於峽口

此峽口謂嘉陵口西陸峽口

掠取之至是朝廷詰

之對曰琪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案問水神

唐主竄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

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

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

方鄴副之

考異曰按梓潼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

將蜀兵下峽

此峽謂自

瞿唐峽直至西陵峽口所謂三峽也

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三月壬

子朔唐主竄幸會節園羣臣買宴

甲寅唐以李敬周為武信留

後

從孟知祥之請也

丙辰唐初置監牧蕃息國馬久之唐主竄問范延

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唐主曰吾居兵閒四十年太祖

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

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唐書曰肥

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初憲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

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

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終二百

七十卷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

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爲其下

所制

事見上年

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唐主竟乃爲

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以

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

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陞部之戍盧臺軍

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

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擢

烏震爲副招討使訛言益甚

補註烏震自刺史權節度使爲下次下文房知溫恐其驟者亦爲此也

時震雖至軍猶未交印王申震召房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

時盧臺戍軍夾河東西爲兩寨

知溫怨震驟

來代己乃誘龍旌所部兵殺震於席止其眾譟於營外

譟者烏震親兵也

史以爲素者亂兵

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溫恐事

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爲士卒主欲去何之知溫

給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

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

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

殆盡餘眾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

薄溝塍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軍亂發滑州

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唐主亶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

安諭孟知祥及吏民

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

甲戌至成都

唐

劉訓兵至荆南楚王馬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

以應劉訓也

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夏四月

庚寅唐主竄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竝全門處斬敕至鄴都闔九

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爲

之變赤

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

唐主雖知

房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溫兼侍中

先是唐西川節度

使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璵華長公主及子仁

贊於晉陽

孟仁贊後改名昶

行及鳳翔李從職聞知祥殺李嚴意其已反

遂止之以聞唐主竄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唐鹽鐵判官趙季

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

良為西川節度副使

孟知祥佐命之臣

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

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江陵卑溼後值久雨糧道不繼唐將士

疾疫劉訓亦廢疾癸卯唐主竄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番攻戰

之宜

五月癸丑唐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

金琅邪王

唐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

不遜丙寅唐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馬

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

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事終不

奉

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馬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于

唐唐主竄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

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

久矣

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

洛陽去江陵不遠

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

唐

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靈任

國性剛直且恃與唐主竄有舊勇於石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

出於戶部

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

安重誨請從內出

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

圖爭於唐主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問曰適與重

誨論事爲誰唐主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

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

未

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政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愈不悅

唐明宗起足行

伍而爲天子常疑宰相輕己

卒從重誨議圖因求罷三司

爲安重誨讓殺任隱張本

詔以樞

密承旨孟鶴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

也 鶴魏州人也

六月庚辰唐太子詹事溫瑩請立太子

丙戌

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己丑肅以宣徽北

院使張延期判三司

王辰唐貶劉訓爲檀州刺史

以征荆南無
功也檳州密

雲郡因白鹽古縣名以名州

丙申，熊封楚王，熊股爲楚國王。

震西方鄰敗

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資治通鑑補

後唐天成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十五終